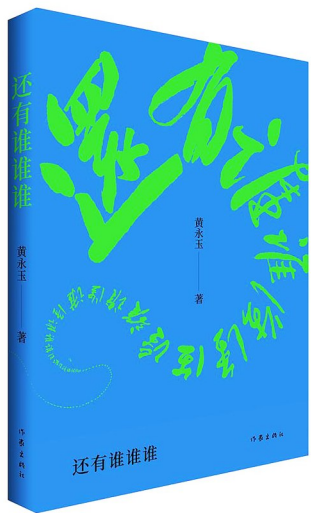


读本好书

蹉过生命河 追忆流年梦

——读黄永玉《还有谁谁谁》



■钟芳

“我不喜欢把死亡说得很可怕，死，原来在生活中是件美事，一种令人怀念的告别。是后来的活人们将它弄得讨厌起来。”这是著名画家、作家、诗人黄永玉先生在《温暖的追忆》里所写的句子，尽显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。这位才华横溢的“鬼才”与永葆童心的“老顽童”，原打算在自己100岁时举办一场全新的画展，如今，他却永远离开我们了，我们只能在他的各类作品中缅怀和品味这

个有趣的灵魂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还有谁谁谁》是黄永玉先生创作于2022—2023年的全新散文集，真挚温暖的笔触详细呈现了这位老人站在百岁边缘，回望曾经走过的漫漫人生路，以及一路同行的故友亲朋，讲述他们的情怀与命运、理想与归宿。老先生亦画亦文，人生旅途中那些重要的人、重要的瞬间、重要的记忆化为图画和文字跃然纸上，于坦诚之中见真情、诙谐之中见深刻，点点滴滴都饱含着他的人生、历史与文化的思考，也昭示着一个生命的百年沧桑、一部家国的命运影像、一种情感的热烈与哀痛。作者自称，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早前随笔集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续集或补充，两书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。

黄永玉自诩是“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”，也是“湘西老刁民”。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他，因家道中落，12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谋生。不久后抗战

全面爆发，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生活，一度“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”，三次从日军的炸弹下捡回性命，甚至和一艘舱尸体同行，还险些被抓壮丁。用脚走过千里万里，他辗转到江西、上海等地。出于爱好也碍于生计，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自学成才，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艺坛，后拓展至油画、国画、雕塑、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，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。“我进入社会之后，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，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，做人过得去。到哪里给人画像，剪个影，人家都喜欢我。”黄永玉作画情真意切，做人更是重情重义、爱憎分明。丰富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心意相投的朋友，并且使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张梅溪。

《还有谁谁谁》全书除《体育和男女关系》及《梦边》是对当下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外，其它各篇都是黄永玉回忆自己和那些师友朋辈之间的往事，嬉笑怒骂、自然随性。譬如他写张学铭：“张先生高大的中型

胖子，见过全世界大场面的人，那时候能找到个随心交谈的人真不易，居然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上午来，聊、聊、聊，吃中饭，喝茶，再聊、聊，吃晚饭，吃大西瓜，再喝茶，再聊，九点钟，起立，再见。我们送他出门。”三笔两笔便使那些大多早已离开的人物形象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。他们的仓皇与镇定、怯懦与勇敢……令读者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“我回香港住了几年，回北京之后，这些先生都没有了。”“再过几年，黎嫫去世了，又过了一些时候，老潘去世了，汪曾祺、苗子、郁风、丁聪、沈峻去世了，许麟庐去世了。梅溪也去世了。”“我活得这么老，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。”在书中，黄永玉倾情记录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叙说着这些平凡与不平凡者的人生际遇。他们在黄永玉的生命成长过程中，都曾及时地伸出过援手，给予他无私的帮助，让黄永玉蹉过人生道路上的处处险滩，由此迈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。然

而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相遇就有分离，面对一些曾支持和帮助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先后离去，晚年的黄永玉常常情难抑制，深深地怀念着他们。他们是他的光影、他的背景，是他行旅的地图，也是他的精神肌理，他和他们共同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。《还有谁谁谁》中各篇目语言既机智俏皮又锐利直率，令人在会心一笑的同时，又可体察到人性的深邃和复杂，以及真善美的珍贵。

黄永玉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，他一直保持着创作激情。一手妙笔著文、一手随心作画是黄永玉艺术人生的写照。他用笔画下走过的山山水水，也用笔写下所见的人情与风俗。但在他的心目中，文学被排在了第一位，是他“最倾心的行当”。回望自己走过的世纪人生路，黄永玉说过：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”读完全书，我深以为然，并沉浸在对老先生持续的缅怀中。

丈量历史风云激荡的融合之路

——读李东《西域四百年》

■甘武进

西域最早出现在中原的史料中，源于一段“黄昏恋”。《西域四百年》(副标题：汉匈争夺战)一书中说：“周穆王进入西域，两征犬戎，进军昆仑之地……到达了西王母的领地。周穆王看到西王母穿着兽皮，就送给西王母中原的锦绣丝绸。西王母很高兴，两次向周穆王行礼……中原与西域之约就此开启。”这段记录在史典中的故事，在汉武帝时代已被传为神话。也许这是真实存在的——故事中所描述的地势、山形也基本与西域的实际地貌相同。

新疆作协会员李东所著的《西域四百年》以汉帝国与西域古国的故事切入，将汉、匈奴、西域放在同一个时代的平面上，重点讲述汉与匈奴在西域的生死博弈。全书以历史事实为基本框架，语言风格通俗轻松，没有学术性的枯燥理论，注

重故事性叙述，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四百年间，29位大汉帝王、50多个西域古国及39个匈奴单于相爱相杀相融合的历史。这段跨越民族、文化和地域界限的历史告诉我们：西域无中原，无以为繁荣；中原无西域，无以为屏障。

两汉时期的外患，主要是匈奴。之前，秦的外患也是匈奴。为防匈奴而修长城，却没能阻挡匈奴的入侵，反而使秦走向灭亡。汉朝建立之初，朝廷只能采用和亲策略，这既是民族的融合，也是文化的交融。这种方式能够避免战争，是应变之道。到了文景之治时期，汉朝经济恢复。汉武帝时代，国力强大无比，汉王朝有实力彻底解决边患。张骞出使西域，原本就是出于军事联盟的目的，却在无意间启动了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征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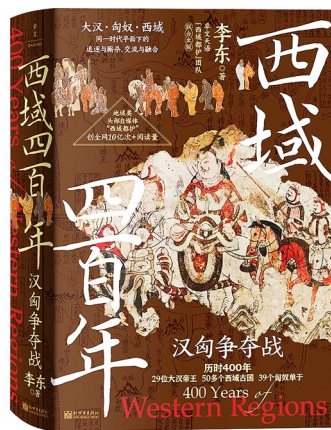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年，汉武帝的目光穿过长安城墙，投向大漠戈壁的

边缘，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从此开始。马邑之谋成了分水岭，自此汉匈反目，匈奴攻击汉朝边境，汉朝组织军队反击。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走上对匈作战的历史舞台。汉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，近50岁的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兵出征楼兰、姑师。赵破奴沿着河西进入西域。此战，他成为汉军第一个率兵进入西域征伐的将军，让来自北方的匈奴、鲜卑等诸多游牧民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。

在写有“汉”字的战旗下，历史不单是英雄个人的凯歌。它既是男人的忠勇铸就的一本书，也是女人的柔情编织的一部传奇。联合强汉对抗匈奴汗国的压榨，成为乌孙的国策。元封六年(公元前105年)，乌孙国提亲使团出现在长安的街头。出于对乌孙的真诚，刘细君被封为公主，远嫁乌孙。细君公主成为第一个在历史上留

下身影的和亲公主。此一别，身置异域，颠沛流离。行经安徽灵璧时，她停车驻足，手抚巨石，东望家乡，黯然泪下，以至于在石壁上留下清晰的手印。为了纪念此事，当地官员命匠人摹刻——这便是现今“灵璧手印”景观的由来。

公元前60年，为管理统一后的西域，西汉在乌垒城建立西域都护府，直属汉廷。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，职责是监护乌孙、康居等西域诸国，掌管西域驻军，使汉朝的诏令在整个西域得以传播，保证了丝路的畅通。它让汉王朝“大一统”思想扩展至域外，构建更为广阔的天下秩序，营造“四夷来朝”的盛世。从此，东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，带动着世界朝未知的方向变化。这一系列的变化与大汉王朝国力的强盛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直接影响着西域，特别是通过西域连通世界的



丝绸之路。

本书中写了众多人物，既有史书常见的老面孔，又有罕为人知的小人物。透过历史的尘烟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悲喜。张骞、霍去病、班超等，虽过去了两千年，可形象依然鲜活如昨，恍然如生。那些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极强韧性，他们锻造的那段历史，在大漠驼队、马队扬起的滚滚尘烟中促进了民族融合，自东而西开拓出了世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。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书——当我们想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时，多读读历史，那里有我们想要的指路明灯。